

探寻《鹅峰书院》遗址

雷必贵

桥墩古称松山，宋代时建有《鹅峰书院》，明清以来的《温州府志》、《平阳县志》均有记载，其中又以民国《平阳县志》的记载最为详尽。松山创建《鹅峰书院》是不争的事实，但对《鹅峰书院》建于何处，颇有争议。

作者曾撰《松山“鹅峰书院”考略》一文（见2018.12.12《今日苍南》），深入分析各种不同意见后，把书院地址锁定在鹅峰山麓，但具体位置尚待查证。

日前，收到文友林立谨发来的“鹅峰下有大学堂”的照片，作者于11月1日和友人温亦万、当地老人郑瑞楼结伴探寻，终于查清《鹅峰书院》的遗址在新村后垵“书房基”。

一、清乾隆年间编撰的“鹅峰郑氏族谱”祖厝、祠堂基图载有“大学堂”标识，既为探寻《鹅峰书院》遗址提供线索，又是确定《鹅峰书院》遗址的有力证据。

《桥墩志》记载：新村郑氏“始迁祖郑奇峰，于明万历十年（1582）从闽安溪峡脚迁来三十七都塘底，再迁三十六都新村。……宗祠在新村，始建于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。”根据郑瑞楼提供的新村《鹅峰郑氏族谱》所载《温州府平阳县三十六都桥墩门新村祖厝、祀（祠）堂基图》（复制于霞浦宗祠），图中标有“鸞角髻”（鹅公髻）、“大坑心”、“人仔头（今“人（垄）头岗”）”、“三十六都新村”、“祠堂”、“后垵”、“夫人马官”、“出水莲花（今莲花墓）”、“大沿沙”、“丁家墓（后隆丁姓祖墓）”等十多处地名及方位，经查对与今之地名、方位完全符合。尤其是图中在“鸞角髻”与“后垵”之间、“大坑心”的西侧位置标有“大学堂”字样，所标之处是如今称之“书房基”的地方。按照本地民间风俗，祠堂竣工同时完谱，该图应是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间绘制，无疑是古时在此建有“大学堂（书院）”的确凿证据。

二、新村后垵“书房基”的自然地理独特，“书房基”地名本身就表明此地曾经建过书堂或书院，而且客观条件能够满足创建书院的需要。

桥墩镇新村，位于桥墩大桥上游的横阳支江北岸，处在鹅峰山西南麓的一个山湾里，滨临大溪（横阳支江）。一座从鹅峰山延伸下来的小山岗——垄头岗及其延伸山体（有人称之“牛玲岗”），把山湾分成两片，外片俗称“新村”；里片称“后垵”。在后垵离鹅峰山脚百米来的山坡处，有一大块平缓的地方，小地名叫“书房基”。

1、“书房基”地势平缓宽大。作者一行到“书房基”实地察看，其位置在鹅公髻与鹅母髻西南侧中间部位延伸山体的垄头上，虽然草木丛生，筑有四、五个坟墓（椅子坟），偶有沟坎参差，但坪尾还有不少平地，一眼便可看出原本是一大片平埔之地。据郑瑞楼说，“书房基”地名是世代相传下来的，此地原来长约七八十米，宽十五至二十米不等，面积约2亩，属本村徐本乐生产队。

2、“书房基”前后古道通达。向前，顺大岭古道到新村、桥墩集镇或分道向里往大玉沙、莒溪；向后山，经大坑心、枫仔湖、鹅峰髻、朱凡山、凤岭头可至玉苍、北港南雁等地；山间水源充足，后山大坑心的新峰寺（修建于2002年）、枫仔湖的法明寺（建于1960年），至今泉井清澈充盈。

3、“书房基”自然地理独特。背靠鹅峰山，面向西南，冬暖夏凉。在此伫立瞭望，左首垄头岗山体前伸，右首马栏山延至“夫人马（官）”，两边山峦环抱后垵；前方视野开阔，面对南山、大龙山，后垵、大溪及桥墩集镇尽收眼底；眺望分水关，从最近一层的仙堂山到最远一层的蜘蛛岬山，连绵七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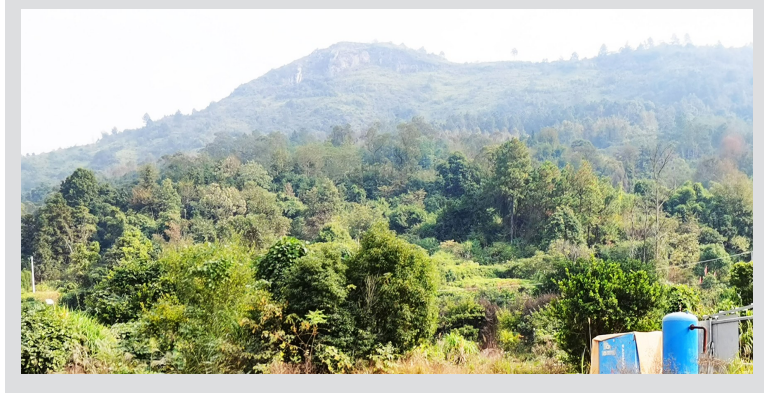


↑ 郑氏族谱所载桥墩门新村手绘图。



← 今人在桥墩金山头村发现的“大书房古水井”石碑和鹅峰书院有没联系，有待考证。

↓ 鹅峰书院遗址。



山。依照传统眼光来看，无疑是一处风水宝地。

三、“书房基”上建造的“大学堂”，不可能是明清时新村某一家族的“书堂”，应是史志所记载的松山《鹅峰书院》。

从“书房基”的地理优势、“大学堂”的建筑规模分析，完全可以排除是当地家族“书堂”的可能性。因为明万历年间人迁新村的郑氏家族“书堂”，于同一图中已标注在祠堂旁边；稍迟人迁的新村陈姓（明崇祯三年、公元1630）、清代人迁的溪埔徐姓（清康熙末年、公元1722），均未听说曾建家族“书堂”。即使有建家族书堂，也不可能“大学堂”如此的规模与气派，况且其位置在鹅峰山山腰，距离居民点有数百米之远。

然而，当“书房基”上所建的“大学堂”是《鹅峰书院》时，则与史志所载《鹅峰书院》的情况吻合一致。比如，创办书院的背景是南雁名僧愿齐，受托为钱俶身后的守孝子孙就读而建，南雁来此古道相通，方便讲学与管理；愿齐所建书院为王家书院，其地理甚佳，规模宏大，显然有别于民间家族书堂；鹅峰山高耸的鹅公髻与稍低的鹅母髻连成一体，酷似马鞍，如此独特的地理特征，与史志中《鹅峰书院》所处“山若马鞍”的记载完全吻合；书院命

名冠以“鹅峰”，符合常规、常理，《鹅峰书院》显然就建在鹅峰山麓。相关问题作者《考略》一文已有论证，不再赘述。

以上所述足以证明，桥墩镇新村后垵的“书房基”，是宋代松山《鹅峰书院》遗址。

寻求民宿合作伙伴



现有玉苍山脚下（桥墩龙井村）娜鲁湾山庄民宿（台湾人经营）寻求托管，全部交由合作伙伴管理，有意者请和陈先生联系，手机15267716844。

摆地摊

陈承国

最近人们热议地摊，毕竟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着地摊，或是去消费，或是去摆摊。从小到大，仔细想来我也摆过十数次地摊，虽然数十年过去，但有些往事还历历在目。

读小学时常和家人一起到矾山菜市场卖空心菜或别的什么菜，自家种的，自产自销，卖的那天全家五六人齐上阵，一般很早就起床，大概是凌晨三四点钟，折菜、洗菜、打捆、挑菜，就为了赶个早市，待到满满的几箩筐菜卖完，完成马克思说的那惊险的一跳，母亲手里也有了一大把的零钱，每个人都很开心和自豪。

有一次，母亲让我一个人去卖咸鸭蛋，自己家的鸭子生的蛋，做得也特别入味，那时我大概读小学二三年级，提着一篮子沉甸甸的蛋，感觉受宠若惊，母亲居然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一个人做，即使现在想想都还是很感激她当时对我的信任。我是坐在市场中间走道的地方，一个蛋本来要卖一角九分的，可是有好几个人问就问走了，一个也没卖出令我心里有点慌，这时有个瘦瘦的中年人乘虚而入，把价格杀到一角五分，我自作主张，咬咬牙全卖了，卖是卖了，可实在便宜了太多。时隔多年，有时再碰上特别不利的交易，偶尔还会想起这件尘封的往事。

约30年前，我在西南交大读书时，有次到成都玩，发现那里的图书特别便宜，厚厚的新书才一元一本，我当机立断，买了二三百本回峨眉山市，在一个热闹的街角摆着卖，2元一本，路人很快围过来，你一本我一本，估计很快就能被抢购一空，可是城管来得也很快，不让摆在这卖，我只好把剩下的一小半图书放在学校卖，学生毕竟穷一点，卖不起价，只卖1.5元一本，而且也没之前畅销了。峨眉山人爱看书真是让我印象深刻，不知道那里的城管现在是不是还管得这么严？

其实摆了那么些次地摊，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，酸甜苦辣，各种滋味都有，都使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，那些没能击垮我们的，都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。记得初中那年顶着酷暑走街串巷卖冰棍赚了几十元钱，买了个拉力器，至今仍珍藏着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，但那种激动人心的体验，那种成就感至今仍很难被超越。

人们摆地摊，有的是为了创业，有的还成功了，但更多的人是因为生活所迫，为了营生，他们虽然投入的本钱会相对少一点，但要比开店经营付出更多的艰辛，东西每天搬来搬去就是一件很不易的事，如果是那种夜宵摊之类的锅碗瓢盆桌子椅子就更累人，而连续几天的大雨导致的生意惨淡可能会把很多人的热情彻底浇灭。

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其实已经极大地压缩了地摊的生存空间，这点看看我们灵溪传统的集市现在日薄西山的情形就知道了，所以有人杞人忧天地担心政府允许摆地摊会引起倒退是大可不必的，地摊正如它处在街角一样，只能是一种补充，它既抢不走电商的生意，也抢不了实体店的生意，更挡不住人们前行的脚步。

而我敢大胆地说，今天我们的政府允许合理的摆地摊，其实是一大进步，是对这种数千年来形成的地摊文化的一种否定之否定，现在政府已不再单纯地追求城市的整齐划一，而是变得更加爱民务实，更为文化自信，成熟有爱了。说白了，它只不过是使城市的资源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利用，只不过是给没搭上互联网便车的人们多了一个谋生的出路，给白手起家多了一种可能，给更多的年轻人多了一个历练的机会。其实地摊既可以固守传统，保持它的那份烟火气和人情味，也可以与时俱进，如与电商相结合，搞直播卖货等。那样的话情况就变得更简单了，地摊，只不过是拓展了一下人们做生意的物理空间，既然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那么它就不再卑微，再也没有理由被怀疑，被驱赶，它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。

当我们仰望星空，看到群星闪耀时，肯定不会介意看到那轮明月吧。

